

●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World Literature*



One Hundred Classic Works
World Literature

失乐园

● 远方出版社 ●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失乐园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SHIJIE WENXUN MINGZHU BAIBU

失乐园

〔英〕弥尔顿 著
耿依娜 译

远方出版社



关于本诗的诗体

本诗是无韵的英语英雄史诗诗体，跟荷马用希腊文写就的史诗，维吉尔用拉丁文写就的英雄史诗一样。韵脚对于一首好诗的装饰或真正修饰并没有必要，尤其是对于长篇史诗。韵脚是野蛮时代的一种发明，用以点缀卑陋的材料和残缺的音步。自从它被后世的一些著名诗人所采用而且成了风气之后，便真正成为一种装饰音了；但它也带来了很多麻烦、障碍和束缚，在表现事物方面，往往不如无韵诗能够更自由地表现出来。难怪有些意大利、西班牙的一流诗人，在他们的作品中，不论长篇诗作还是短幅的小诗，都无韵味可寻。而我们英国悲剧诗歌长久的发展历程，也正体现了这部英雄史诗原有的自由。

记于 1668 年



卷一

提 要

（该提要要是作者于 1668 年添加的）

我在卷一做的第一件工作是扼要地说明全书的主题：人由于蛇的引诱而违反天神的命令，所以把他曾经的乐园丢失了。而这蛇并非普通的蛇，而是附着撒旦灵魂的蛇。撒旦一贯反对天神，并纠集了一帮同党作为手下——“天使军”。因此，他们被天神逐出天界，坠入广漠的深渊。本诗简单地交代这事之后，便直叙事件的中心，描述撒旦和他所率领的天使军落入地狱之中的情景。这儿所描述的地狱不在地的“中心”（因为那时天和地还没有造成，应该设有宵祸）而在天外的冥荒之中。管它叫混沌也许最为适当。撒旦和他的天使军在这儿被雷电轰击而惊落在炎炎的火湖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撒旦从眩晕中清醒过来，并叫起品位仅次于他的一个天使，到他的身边来，共同商量这次惨败的事情。撒旦唤醒了全体天使军，他们一个个都从同样的眩晕中苏醒过来，他们起身，检点人数，整理军队，宣布将领名单，这些将领也就是后来在迦南及其邻近诸国所信奉的偶像。撒旦向他们演说，安慰他们，说天界可望光复；最后告诉他们，据说，它可能出自一个古代先知的口里，或者就是直接来自天上，有一个新的世界和一种新的生物将被创造出来；据古代教父们的看法，天使军在这个世界存在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为了探明这个预言的真实性并商定对策，撒旦决定召开全体会议；他的党徒们都跃跃欲试，俄片刻之间，地狱中筑起巍峨的万魔殿，这就是撒旦的宫殿，巨魔们就聚在那里开会。



人类最初违反天神的命令
偷尝禁果，把死神和别的
各种各样的灾祸带来人间，并失去
伊甸乐园，直等到一个更伟大人物的到来
才为人类恢复乐土。请咏唱吧，
天庭的诗神缪斯呀！您当年曾在那
神秘的何烈山头，或在西奈的峰巅，
点化过那个牧羊人，最初向您的选民
宣讲太古的天地如何从混沌中产生；
那郇山好像更加受到您的偏爱，
何况又有西罗亚溪水在神殿近旁流淌，
因此我在这儿神圣的地方，乞求您恩准我吟颂这
大胆冒险的诗歌，追踪一段圣迹——
从未有人尝试摘彩成文或吟咏成诗的
题材，奇思妙想，飞越爱奥尼的高峰。
特别请您，圣灵呀！您喜爱公正
和圣洁的心胸，胜过世上所有的神殿。
请您指引我，因为您知道一切；
您从太古之初便存在，张开巨大的羽翼，
像鸽子一样孵化那洪荒，使她孕育，
愿您的光明照耀我心中的冥暗，
提升而且支持我的卑微；令我能够
达到这个伟大主题的崇高境界，
使我有能力阐明永恒的真理，
向人类昭示天道的公正。
请先说，天界和地狱，
在您看来，一切都了如指掌；
请先讲，为什么我们的始祖，
在那样的乐土，天时地利，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除了那惟一的禁令之外，他们俩
可以自由地支配这个世界；竟背叛而自绝于
他们的创造主？当初是谁引诱
他们犯下这灾难的叛逆呢？
原来是地狱的蛇，由于
嫉妒和仇恨，激起他的奸智
竟把人类之母欺骗了。他的桀傲
致使他和他的全部天军被逐出天界，
那时因为反叛天军的帮助，
他把自己摆在同伙之上，他相信：
如果他反叛，就能和至高者抗衡；
他野心勃勃，觊觎神的宝座和王土，
枉费心机地在天界发动
不逊不敬的战争。全能的神把他
打倒，令他倒立着，全身火焰，从天上
摔下去，这个竟然向全能全力者
挑战的神魔迅速下坠，坠入
无底的地狱深渊，被监禁在
金钢镣铐和永不熄灭的刑火中。
按人间的计算，大约九天九夜，
他和他那一伙可怕的同伙，
辗转在烈火的深渊中。
虽是不死之身，却像死者一样陈尸；
这个刑罚没使他悔悟反而激起他更大的忿怒，
他既失去了自由，又受无穷痛苦的熬煎。
他抬起忧伤的眼，四下打量，
看到的只是莫大的隐忧和烦恼，
桀傲不逊和难消的憎恨交织着。
霎时间，他竭尽天使的目力，



望见了世界的尽头。在悲风的尽头，
他看见的仍旧是悲风，浩渺无垠！
四面八方围着他的，是个可怕的地牢，
像一个烈火四射的洪炉，可是火焰
却不发光，只是灰蒙蒙的一片，
可以辨认出那儿苦难的背影，
悲惨的境地和凄楚的黑影。
和平和安息绝不会到来，
希望无所不到，惟独不到这里。
紧随其后的只有无心的苦难
永远燃烧的硫磺不断添加，
不灭的火焰像洪水一样滚滚逼来。
这个地方，就是正义之神为那些
叛逆者所备下的，在天外的冥荒中
为他们设置的牢狱，那里，
相当于天极到中心的三倍那么远的地方，
没有天神和天界的亮光。
啊，这里和他坠落之前的地方
比较是多么不同呀！
同他一起坠落的群魔们
淹没在烈火的洪流和旋风之中，
他能认出，在他近旁挣扎的，
讲权力和罪行除去自己，举世无双的恶魔，
后来在巴勒斯坦相识的
别西卜
这个在天庭上叫做撒旦的，
人类的首要敌人，用豪言壮语
向他的同伙这样讲道：是你
啊；你这是何等的堕落！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何等的坠落呀！你原来住在
光明的乐土，周身披覆着
无比光辉的圣衣，使群星黯然失色。
你曾和我结成同盟，同仇敌忾，
以期成大事，现在，我们是从
何等高的高天之上，沉沦到了
何等深的地狱深渊呀！天神握有雷霆，
无比强大，谁知道这凶恶的
武器竟有那么大的威力！
可是，威武有力的胜利者，
即使狂暴无比，也不能
叫我懊丧，或者叫我改变初衷，
虽然改换外表的光彩了，
但坚定的心志和岸然的骄矜
矢志不移；因为真正价值的受损，
激怒了我，使我决心与他决一雌雄，
统率无数天军投入剧烈的战斗，
他们都讨厌天神的统治而来拥护我！
拿出所有力量跟至高的权力对抗，
在天界疆场上做一次殊死的战斗，
动摇了他的宝座。我们损失了什么？
并非什么都丧失：坚定的意志、
热切的复仇欲、不灭的憎恨心，
以及不屈不挠、永不退让的勇气，
还有什么比这些更可贵的呢？
他的暴怒也罢，威力也罢，
我的这份光荣也绝不会损失。
经过这场惨烈的战争，
好容易才把他的政权动摇；

这时还要屈膝投降，向他
乞求可怜，拜倒在他的淫威之下吗？
如果那样做了才是真正的卑鄙、真正的无耻，
比这次的沉沦还要卑贱。
因为我们生而具有的神力，
轻轻的灵质，永不腐朽，
又因为这次大事件的洗炼，
我们要准备更精良的武器，
具备更远的预见，齐备更有成功的希望，
用暴力或智力向我们的敌人
挑起你这死我活的旷日持久的战争。
他现在正炫耀胜利，得意忘形，
在天上，大权独揽，肆无忌惮！”
背叛的天使这样说了，虽忍痛说出
“豪言壮语，”但内心却隐藏不住失望的苦痛。
他那凶狠的伙伴立即回答他说：
“大王，天使的领袖啊，
领导英勇的撒拉弗天军的神！
在您的统帅下去做战，
勇往直前，投身于惊险的战斗，
使天上永生的王也陷于危急，
他靠暴力、侥幸，或靠命运，
竟维持了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
我目睹了这次可怕的事件，
可悲的覆没，可耻的败绩，真是痛心疾首
这使我们失去天界；这样的大军
竟遭到这样的失败，
沉沦到如此阴间里来，
我们原是气质轻灵的神灵，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若论破灭，，可说已经到了尽头，
因为我们还留有心志和精神，
所以战无不胜！很快就会恢复元气，
虽然我们全部光辉黯淡了，
欢乐被无限的悲惨所吞没；
可是他，我们的征服者（现在，
我只能相信他的万能，不然，
我们如此的大军被击溃，
还会有什么其他的原由！）
他使我们还留着如此的精力，
这是一场邪恶！
是要使我们更能忍受痛苦，
吃足苦头，承受他那复仇的火焰；
或者是要我们服更大的苦役，
把我们变成俘虏，当做奴隶，
在地狱烈火的中心来服苦役，
在幽暗的深渊中为他奔走。
这样，我们将永远承受无穷刑罚，
即使自己觉得力量还没衰竭，
以至于是永生的，那又有什么用呢？
大魔王立刻用急激的话语回答他：
“坠落的嗟哟嗟呀，示弱是可悲的，
无论做事或受苦，我们都要明确一条：
行善决不是我们的职责，
我们惟一的乐事是作恶，
这样才算是反抗我们敌人的坚
强意志。倘若他想从我们的恶中
找善，我们就得颠倒黑白
就要寻求从善到恶的途径。



假如我不失算，定会屡屡奏效，
使他烦恼，搅乱他极密的计划，
使它们达不到预定的目标。
你看，那忿怒的胜利者已经
把复仇和袭击的使者召回天门；
暴风雨般追击我们的
硫磺火霰已经间歇下来了，
当我们刚从天界的悬崖坠落到地狱时，
第一个对我们暴跳如雷的火湖，它的
洪波也安静下来。
以赭红的闪电和狂暴的忿怒，
还有那带翅膀的轰雷，大概已经
用完了弹头，如今已经不能在这
广漠无边的深渊中吼响了。
我们不会让这个机会溜走，
不管这是由于敌人的轻蔑，
或者是他气头已过的原故。
你没有看见这荒凉的原野吗？
寂寞、荒芜、绝无人迹、不见亮光，
只有这么一些铅色的幽焰，
闪着青灰色的，恐怖的光芒。
我们往那儿去，避开火浪的冲击，
可以休息的话，就休息一下，
重整我们劳顿的队伍，
各抒己见，怎样给敌人更多的损害，
怎样弥补我们已有的损失，
怎样战胜这个可怕的灾祸，
失望，但不绝望，
纵然失去希望，也要置之死地而后生！”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撒旦这样对他最亲近的伙伴如是说，
他的头抬出火焰的波浪上面，
双目，发射着骇人的光芒，
身体的其他部分平伏在火流之上，
又长又大的肢体，平浮几十丈，
体积之大，神话中的怪物，
与那跟育芙作战的巨人泰坦，地母之子一模一样，
或让人想起百手巨人布赖利奥斯，
或古代那把守塔苏斯岩洞的
百头神台芬，
列未坦，就是上帝打造出来的
一切都能在大海的波涛里游泳
生物中最大的怪兽；据船夫说
他有时在汹涌的挪威海面上打瞌睡，
夜航的小船常常遇险
以为它是个海岛，抛锚扎在他的
鳞皮上，停泊在他身旁的背风处，
在黑夜的笼罩中等待姗姗来迟的黎明。
大魔王就是如此的横陈巨体，
也被铐在炎炎的火湖上面，
既不能站起来，也不能昂起头来；
但由于那统治万方的天神的意志
和他的宽宏大量，让这魔头有机会自由地
使诡计得逞，他心想危害别人，
但损人害己，最终更加重自己的罪行，
让他懊恼地看见自己一切的罪恶引诱，
怎样在他所引诱的人身上
带来无穷的善意、恩惠和怜悯，
而在他自己身上却招来了



三倍的慌乱、惩罚和报复。
一切恰恰相反，恰好相反！
他那硕大的身躯，从火湖中
挺立起来，两旁的火焰向后退避，
斜吐尖尖的火舌，分成两条巨浪，
中间出现一个可怕的溪谷。
他张开翅膀，向高空飞升。
使阴沉的空气感到异常沉重；
他在一块干燥的陆地上降落，
那土地跟那炎湖被流体的火烧着一样，
永远被固体的燃烧着，
它的颜色，如同皮洛卢斯地岬，
被地底潜风的强力拔去一个山峰
或者如同爆裂的艾特那火山的斜坡，
飓风使带火的硫磺
一直燃烧至地下，最后
留下一片焦土，弥漫着恶臭和毒焰的焦土。
这些地方的不幸，
全在于这魔鬼的脚曾经在此驻足。
他和他的亲密伙伴飞到什么地方，
都洋洋得意，夸耀自己神通，
能够逃出地狱的火焰，全凭自己，
而不是因为至尊万能者的默许。
那失位的大天使哀叹道：“难道，
这就是我们用天堂换来的地狱
换来的就是这样的土地，这个疆域？
天堂的光明只换得地狱的幽冥
算了，他如今既然是统治者，
就随心所欲地安排吧，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若论理智，他和我们一样，
若论实力，他却超过了同辈，
像这样的家伙，最好离他远些。
再见吧，幸福的园地，永乐的住所！
来吧，恐怖，来吧，冥府！
还有你，最深的地狱，也来吧，
都来欢迎你的新主人吧！他带来
一颗永恒不变的心，
这心是它自己的归宿，
他的心能够使地狱就像天堂一样圣洁，
也能使天堂变得与地狱一样恐怖！
那还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不变，
就要屹立不动！我将要仅次于他，
他不过霹雳在手，才显得如此强大；
在这儿，我至少是自由的，
创造地狱的那位全能者，还不会嫉妒
地狱，决不会把我从这里赶走。
我们在这里可以稳坐江山，
我倒要在地狱里，大展宏图，王者天下，
与其在天堂里受人摆布，
倒不如在地狱里摆布他人。
不过，为什么我们还让那些
忠实的朋友，患难的伙伴，
灰心丧气地蜷伏在茫茫的忘池中呢？
为什么我们不去唤起他们，
在这块不幸的地方再共患难呢？
又为什么不再兴兵作战，东山再起！
试一试天上还有多少东西可以收复，
难道地狱里还怕有所损失吗？”

撒旦这样说完后，别西卜答道：

“除了全能者，谁也不能战胜我们的，
光辉的三军首领呀，他们正在
恐怖和危险中乞求给予生命的保障，
您的声音传到哪里，
哪里就会生出无限的勇气与斗志！
往常他们在激战中陷入艰难的时候，
在危急的前线进行冲锋的时候，
总是靠您的号令。

现在，他们匍匐偃卧在火湖里，
跟我们刚才一样，惊魂、失魄，
这不足为怪，是从那么高的天上摔下来的呀！”

他的话音一落，那大魔王
便向岸边走去；他背着沉重的盾牌，
天上铸的，庞大，坚厚，圆满，
在背后耸立，那个阔大的盾牌
就像一轮明月挂在他的双肩，
就是那位突斯岗的大师
夕阳西下，于飞索尔山顶上，
或瓦达诺山谷中，用望远镜看到的
有新地和河山，满是斑痕的明月。
还有他的长矛，
从挪威群山上采伐下来的，
可作兵舰桅杆用的高大松树，
跟他的长矛比起来几乎就是小棍，
他拄着这长矛，迈着重重的脚步，
走在燃烧着的灰土上，失去了当初
走在天界的清空时的矫健步伐，
遍地是火，热浪袭击他，



世界文学名著百部

烤得他浑身痛苦万分。
但他忍受这一切，走到火湖岸边，
他站住，招呼他的众官兵，
他们虽然具有天使的容貌，却丧失了天使的气质，
晕沉地躺着，
秋天华笼柏络纱的河面上，布满
的落叶，也只不过如此而已。
而河流中夹带着的枝桠
交错的古木，
又与这火湖中颠三倒四的
天使，别无二致；
又好像红海面上漂浮着的海藻，
当勇猛的罡风袭击海岸的时候，
红海的浪涛吞没布西利斯
和他的孟斐斯骑兵的时候，由于他食言，
而且嫉恨寄居歌珊的民众，紧追其后，
最后，眼看着被逐的民众跻登彼岸，
而自己反全军淹没，只落得浮尸和
破败的车轮；天使军横尸狼藉，
正是这样，密密层层地漂浮在火的洪流上，
为他们的每况愈下而黯然神伤。
他高声呼喊，使整个空谷的
地狱深渊都响起了沉闷的回声：
“王公们，勇士们，天国的精英，
天界本来属于你们，如今没有了，
难道像这样惊人的巨变，就使得
不朽的精灵从此腐朽了吗？
难道你们竟甘心用这样的地方
作为苦战之后的休息、